

老话 闽南谚语“钱无两圆勿会响”的真谛

□ 林宝卿

“钱无两圆勿会响”是闽南方言谚语。古时候“钱”不是指纸钞,而是指银圆或铜板。明万历年间,欧美银元输入中国,光绪十四年,广东始造银元,中国自制银元自此始。

“圆”俗作“元”,闽南话称为白银、大银,“铜板”称为“铜镔”(danglun)。“两圆”(两枚)“勿会响(dan)”(不会响),此句谚语指没有两枚银元或铜板是敲不响的。

据说,过去有个顾客到杂货店买东西,买完东西后,他接过店老板的钱,数了数,发现少了一个铜板,便向老板要,老板说,我找给你的钱,明明一个铜

板也不少,请你再数数,这位顾客反复数钱时,不小心掉了一个铜板,正落在地上一个铜板的上面,发出清脆的响声,老板笑着说:“钱无两圆勿会响,地上这个铜板可能是我找钱给你时不小心掉地上的。”也许这就是“钱无两圆勿会响”的来源吧。

记得孩童时,左邻右舍的小孩在一块儿玩耍,有时因一点儿小事吵得面红耳赤,甚至打起架来。不明事理的家长互相指责对方,有时发展到因“因仔代志引起大人冤家量债”(小孩子之间的事情引起大人吵架互骂),闹得不可开

交,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。

而明事理的家长就会说:“钱无两圆勿会响,一个巴掌拍不响,只有两个巴掌才拍得响,双方都有不对之处。”而且还在人前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宽于待人,要让步,检讨自己。这样吵架很快就会平息下来,邻居就能和好如初。

就像《增广贤文》所说:“责人之心责己,恕己之心恕人。”大家能成为邻居是上天赐给的缘分,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正如闽南童谣所唱的“人和最值钱,美德传万年。人讲好亲戚,不如好厝边。”

我们要像孟子所说的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,当父母的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小孩,也要把爱心给别的小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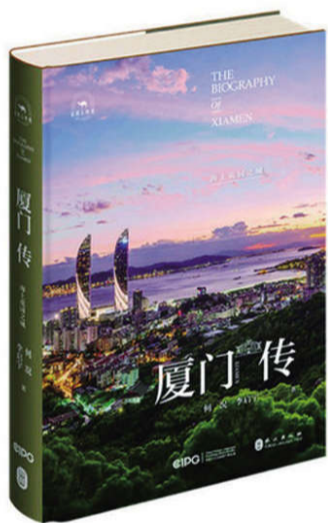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谚语在闽南话的应用上还可衍生到其他方面,如夫妻吵架,人们会说,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去劝架的人往往会说:“哎呀,钱无两圆勿会响。夫妻双方都有责任,不用去计较谁是谁非,双方要互相谅解,互相包容,不就好了吗?家和万事兴,家不和,人看无(人家瞧不起)。”

“钱无两圆勿会响”,我认为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、

引申。有时做一件事,一个人成不了事,必须有人相助,协作,合作的双方需要互相理解、互相配合,才能成功双赢。这种情况也可引用这句谚语,即两个人想到一块,一拍即合,事情办好了,事业也就成功了。如台商到闽南投资,闽南跟台湾地区本是“人同祖,语同源”,亲如一家人。在今天紧锣密鼓拼经济的时代,闽南地区的厦漳泉为台商创造很多有利条件,“筑巢引凤”,所以赢得更多的台商来创业。台商和闽南人同心协力,合作双赢,真正是“钱无两圆勿会响”,两个巴掌才拍得响。

读书

寻求厦门历史的永恒趣味



2019年末,我与某出版社人文中心负责人逛书店,他拿起叶兆言的新书《南京传》,说:“最近,这本书卖很火。你可以写本《厦门传》。”我说:“不敢!我虽然也算厦门人了,但要写这样一本书,至少还得狠读它三五年。”因为这个缘故,读到何况、李启宇的《厦门传》时,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近年新兴的“城市传”,与传统的城市史志有很大不同。偌大厦门,如果按老套去写史志,作文献意义上的史料复述,开篇也得旧石器新石器写起。可是城市传不一样,它精心选取史志当中“具有永恒趣味的部分”(毛姆语)。

《厦门传》是生活在厦门岛的人的史。开篇《新城秋宴》,中唐时期怀化大将军、“开漳圣王”陈元光的诗《漳州新城秋宴》,有人认为此新城即今厦门城。《厦门传》根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关于“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,小曰守捉、曰城、曰镇”的记载,结合《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》记载,生动描述陈元光及其部属在古厦门岛的一次重大活动,由此开创了厦门岛新的历史篇章。

史书特点是“以事系人”,现代史书没有人物传,历史人物更须依赖于事件。那样的人物往往概念化,标签化。城市传也许可以说“以人记事”,以人物铺陈历史事件。《厦门传》后记坦言:“本书呈现的厦门故事,或许有别的叙述逻辑,但在我们的思考路径中却是这般模样。”究竟

哪般模样?掩卷之际,我眼前好似一条用人物缀串起来的珍珠项链,对于厦门城的发展历程留下了生动的印象。

厦门历史的重头戏在于明朝之后,多涉两岸及中国对外关系,郑成功、施琅、林则徐等人物都曾是主角。《厦门传》写道:“史学界将郑成功这次军事行动定义为‘收复台湾’,是基于以下认识:从国家层面,台湾从外国人手里回到了中国人手里;从个人角度,郑成功重新夺回了父亲郑芝龙等父辈最早开发的台湾南部土地。”这样,既有宏大叙事,又关注具体的人的命运。

1680年清军攻占厦门,八旗兵“进取民间家货,荡焉一空”。《厦门传》写道:“这座小岛方圆不过百里,比于大清王朝广袤的国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但对于在兵灾匪害中煎熬多年的岛民来说,这座小岛就是他们的家,就是他们的一切。”读着这样的人文关怀,我为之动容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样米养百样人。厦门城从不同的历史走来,形成了不同的“性格史”。华侨华人问题专家黄猷曾说:“为这种文化所化的一代、两代鼓浪屿人,男士是昂藏、洒脱而敬业、勤谨,女士则是修整、大方而喜乐、恬静,一群群男女青年走在街上就是一道道显得超凡脱俗的风景。这是真情的流露而非对英国绅士、淑女贵族气派的仿真。”在《厦门传》中,一个个富有个性、不那么著名,但是栩栩如生的人物扑面而来。

如今的厦门被称为“海上花园之城”,岛上有湖,湖上又有岛,“鸟是树的花朵”,美丽,宜人,因此我也成为“新厦门人”。但厦门并非从来如此,相反曾经有人将厦门与土耳其的城市视为世界上最脏的城市。这当中的巨变,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,意味着多少动人的故事。《厦门传》没有忘记那些功臣,比如直言“厦门着实应该感谢林国庚”。

历史叙事小说化的现象由来已久,我们读从《史记》中节选的课文《鸿门宴》,不觉得像读小说吗?只不过现在有些人物传记或大众历史的小说化现象太滥,盲目虚构场景与细节,好比洋酒加冰块太多,淡然无味,让我等“酒徒”没了酒兴。(冯敏飞来源:厦门晚报)

风物

海岸第一排的木麻黄

木麻黄是南方沿海地区常见的树种,从广西北部湾、闽江口到浙南海滨,从海南岛、台湾岛到汕头列岛,无论是沙滩、路边、村头,处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实际上,中国早已建起一条宽阔的木麻黄基干林带,绵延上万公里,护卫着华南海岸。

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木麻黄,都会误以为某种松树。的确,木麻黄的枝叶像松针一样纤细,只是更细长飘逸,有许多环节,还会结出松塔一样的果实,人们因此又称它马尾树、驳骨松。

然而木麻黄与松树没有半点关系,甚至不是针叶树。植物学家说,那马尾一样细长的“针叶”其实是它的细枝,枝上的环节可以一节节拉断;退化为鳞片状的叶子,就藏在环节里,微小到难以察觉。

这种颠覆了我们“枝叶”概念的怪异植物,自然分布于太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,属于另一个动植物区系。

话说回来,南半球炎热、贫瘠的澳洲大陆,从某种角度看,正是华南沿海地区的镜像,特别适合物种交流。我们见到原产澳洲的桉属、相思属、木麻黄属和银桦属植物,纷纷漂洋过海,被引种到华南繁殖,宾至如归。

木麻黄属于木麻黄科木麻黄属,常绿乔木,高达30米,生长迅速,根系深广,具有抗风、抗旱、耐盐碱的特性。闽南引种木麻黄的时间很早,《福建省志·林业志》称:“木麻黄在民国8年(1919年),由华侨从印尼引种于泉州。”当时,木麻黄还被视为一种行道树和庭院景观树,种植不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开始在沿海地区建设防护林带,木麻黄大显身手。

福建东山岛有一句民谣:“看见木麻黄,想起谷文昌。”上世纪50年代,东山岛的生态系统已经

崩溃,童山濯濯,风沙弥漫,流沙掩埋了数十个村庄。县委书记谷文昌率领全县人民在沙地上造林,尝试了很多树种,但成活率很低。有一天,他听说广东省电白县博贺镇用“竹筐苗”技术在沙地上种植木麻黄成功,派人前往取经,终于在1956年造林成功,木麻黄成活率达到90%以上。在谷文昌的带领下,东山人把木麻黄种满了整个岛屿,重建了生态。

东山岛荒沙造林成功,具有示范意义。从1958年开始,福建沿海县市纷纷选择木麻黄来营造防风固沙林,至上世纪末,海岸上矗立起一条3000多公里的木麻黄基干林带,彻底解决了福建的风沙之忧。

木麻黄是荒沙造林的先锋树种。它们站在海岸第一排,手挽手,肩并肩,勇敢地面对着永无止息的台风、大潮和飞沙。正因为木麻黄降低了风速,改良了土壤,其他植物才能陆续跟进,在林下立足,逐渐形成生态群落。防护林后面,是人类美丽安宁的田园、道路、村庄和城市。

这几年,我在翔安各地转悠,突然发现,无论大嶝岛的海岸防护林,还是内厝镇的农田防护林,已经很少见到木麻黄纯林了,更醒目的,往往是高大挺拔的桉树。

原来,木麻黄生长快,衰老也快,三四十年后抗风能力就开始下降,防护林必须更新改造。这一回,湿地松、桉树类、相思类等树种成了主角,第一代木麻黄防护林,逐渐替换为新一代的混交林,生态效益更高。

行驶在闽南沿海大通道上,透过车窗,还能不时看到一排排木麻黄闪过。它们是上一代人留下的遗产,日复一日,为人们抵御着海洋灾害,如今尘满面,鬓如霜,依然坚守在原地。我相信闽南人对木麻黄的感情,一定比我更深。

(萧春雷来源:厦门晚报)